



類函 二四

卷五十一
帝王
五十一
帝王

加³
427
24



門 4 3
第
卷



新嘉坡圖書印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三日
由諸君購以贈資一人

新嘉坡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五十

帝王部十一

帝德 行禮

體仁 帝孝

行義

帝德一

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洪範類曰卷五十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
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產
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

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
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鱗曰詩
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旣
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
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
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
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
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
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翺飛蠕動莫
帝千 訓益頁約卷五十一 帝德

不仰德而生 **稽** 鼃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原** 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柷鬯

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稽** 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

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
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
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詎識安危別賢愚辨是
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
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
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
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二

原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
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
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炎帝 **增**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
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
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
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
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
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
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

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

異乎迴巒之縈崐崙余安知其所所以安榮增舜典曰

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浚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大戴禮

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

之士存焉增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

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

淵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
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
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
面而置其一面更敎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
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
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
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
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
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
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
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
黃鳳墟而韞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
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
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

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
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
骨 **增**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
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
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
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增**又曰高
祖寬仁愛人意如如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
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

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
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葬埋薄損輿服所謂達
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
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脩文施布大恩欲息
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
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
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
開闢以來漢家最爲盛圖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
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

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增東觀漢記
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
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
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
較勝濶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
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曰如卿言反
復勝也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橫
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濱扇之以仁風
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

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爲中興與夫開
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
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刑少也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
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
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
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

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納謙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 舊冊府元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

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稻梁無所傷踐帝愛竒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賞寄以布素之意翛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又曰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

之臥內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吝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撫降有遠至者皆爲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浚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靜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爲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勸懲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糺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

戶不閉閭閻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辯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

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
因喜賞人也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
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
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
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宋史
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
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
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樂慎罰薄

歛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
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
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經濟類編曰宋
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
諍遇灾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又
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
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沒獄多平允
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
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
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

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
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
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
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
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
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
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爲賢主雅尚儉素
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

貧民飢餒猶在已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
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
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
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
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
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
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撥里
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
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焱集之師騁勁弩

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爲天命人心所係屬矣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啓真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爲長爲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爲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擴丕圖屢樹鴻勳遠夷悉服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明張時

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力爲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旣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灾憂形于色遣人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冤獄奏上刑名垂神省

洪金華四卷五十一
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勲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內自
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獎循良使
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
文學胥吏哀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內吏稱民安比
于文景下及民間木堦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
一時無些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
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蠶繭皆傳脩齊
治平之道秋冬巡邊閱武親橐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
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
臣曰上簡言慎動慤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

雖處華冕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聖人順動 樂推 悅

服 垂拱 恭已 大同 富有同和平也 膺命

立德立大中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

如天 民猶體蓋之如天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

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俱書經水火金木土穀正 式

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湯 德

帝王部

帝德

帝德

百

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疑命 勝殘去殺 表正

萬邦 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天下為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為心 不嚴而理 無為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

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乎升平 天照臨所加納之于仁

壽 **增** 耿光 大烈書經曰烈以觀文王之耿 亶聰明

錫勇智書經曰錫勇智 不競不綵 如圭

如璧俱詩 昭景飲醴 爍電舒虹王書注曰昭景星

應詔詩言德化之美如虹蜺舒光 咳唾為恩 盼

睠成飾俱顏延年 昭天漏泉 繁枯潤涸漢書吾丘

澤上昭天下漏泉 吳均樹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

文曰皇恩所被繁枯潤涸 遺文反質 蹈德詠仁上出陸機大將

出東 蜀父老文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東京 陶化染學 富

仁寵義魏都 協風旁駭 天晷仰澄陸機宴宣 茂

德淵冲 天姿玉裕陸機宴宣 陵風協紀 絕輝照

淵陸機大將 三台摘明 五岳增峻文選盧 丹冥

投烽 青徼釋警張協 炎之如旦 威之如神 函

之如海 養之如春班固答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

水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東都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責 仁

帝王部

洪鑑類王卷五十一

帝德

仁

風行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驚東京賦 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東都賦 案六經而校德 渺古昔而

論功東都賦 醇洪壘之德 豐茂世之規甘泉賦 仁聲

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甘泉賦 解羲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張協七命詩曰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唐

宗即位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

陶鈞唐睿宗哀册 春熙海涵 義啗仁洽 翔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萋 育豐肌于朽骨文選勸進表

帝德四

原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敷大德為天下 德侔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眾則

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為師友 仁

義以為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

猶衢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

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

德秉哲 以德為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脩

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
 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絕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

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為度聲為律 四
 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
 論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
 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眾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溫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
 令溫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為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
 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
 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

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博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義孕農

光軒熙堯 筐厥元黃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

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沒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為像 象符 朝其衣

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為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增由庠 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脩 出文選注曰靈神也脩長也言有神明久

長之德也 淳懿 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照淳懿 宅心醇粹 魏都賦註曰醇美也

天臨海鏡 類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含淳詠德 四子論曰含淳詠德

德之聲盈耳 遵遊自然 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英聲茂實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洪輝景炎 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

炎 德洋恩溥 相如難 欽明尚古 出班固典引注曰欽明之德庶幾于

古道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

鑠 沐浴膏澤 以上俱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 俱東

藏用元默 菲言厚行 俱魏 昭德塞違 左 灑沈

澹灾 相如難 蜀父老 聖風雲靡 長楊 炳海表岱 郊祀年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上林 德耀寰表 長孫無忌 道

德為麗仁義為準 山堂肆考曰漢文帝道德為麗仁義為準

體仁一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增書**

經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
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
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
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為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
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已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

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
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
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
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
民積于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
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
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
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
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
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
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
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
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
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
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
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
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
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

洪銘卷之五十一

務其所歸 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

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
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
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
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
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
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
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
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

帝王訓

計盈貞白卷五十一

體仁

三

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

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

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

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麀兒啜羔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西

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拔 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勅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闡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較自今以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

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波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波死刑者皆覆奏浚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為鐫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蓋之義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

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
得放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又曰唐太
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為奴婢一萬四千
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
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為編
戶其眾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
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
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為吾
戰彼將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
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

也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奭破
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
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
命以申含養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
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
不為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
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
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通鑑
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

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若困鬪則李氏一門不可
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
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
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
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
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
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
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
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

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
掠毋妄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鬪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
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扇賜

解網

扇賜武王事

解網

飲喝

止網

冊

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賜
者儒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唐太宗貞觀
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 廣仁陂 福源池
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聞榮陽僕射陳留蓬池等採捕甚多傷害極廣自今以後特宜禁斷其僕射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加志恤功史曰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周書曰乃命于后泣罪人葬枯骨除苛法去肉恤功于民

刑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漢書曰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吏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仁及枯骨澤漏重泉後晉高祖天

全活流民虞給嬰兒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虞給之葬戰士縱死囚遣使于高麗收隋戰士骸骨詔

祭而葬之通鑑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問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無匿者欲人富貴問政寬猛通鑑曰太宗嘗謂侍皆赦之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有親喪者勿

絲無家屬者給穀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送終以盡子道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無以自瞻惻然憫之其命鄉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廢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禁笞背刑定折杖法俱詳體出米貸飢碎犀療疾世宗

事俱下宋仁宗置園恤孤獨給田養流民梁書曰事二年詳體仁宗契丹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帝王部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開

田以養之仍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令所過給食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役入
通鑑曰官自帶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戶絕由官自帶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宋仁
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
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
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體仁四

原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為巢 仁義為郭 仁義為準漢文

仁義為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

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

騶虞 蹈顏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

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

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詳帝治

蔭暘人于樾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

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

去網去鈞 焚鳩 春田不澤圍 田獵唯時不殺童

羊童小也 無煞孩蟲胎天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

魚鼈之長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汲冢周書 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詩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經易 其仁可親史記

大禹 收葬客死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 掩

紀 帝王部 附錄頁內卷五十一 體仁

骼埋

冊府元龜曰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賤埋齒賤濟之危掩骼埋齒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

窮枯收

冊府元龜曰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

配鰥民

冊府元龜曰北魏

獸于山澤

後魏孝明宣武帝永平二年

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如土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

取獸

唐高宗咸亨四年

有麋鹿經御前羽林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

獵採捕

唐天寶

女于掖庭西門

唐太宗

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謹呼大呼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貞觀元年

生仁遂物性

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含幽育明

周太祖廣

起行激水必避螻蟻

宋哲

體仁五

民胞物與

增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

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

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殮之義冀亦可免

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

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麋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

體仁

體仁

體仁

體仁

蓋欲敦崇仁惠蓄行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
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鑿寐殷帝去網庶踵前
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
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耽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
恣行剗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
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歟歟穿窬因茲未息禮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
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
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為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

不綱政刑荒廢成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
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
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
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
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
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
窳窳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
為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惠
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
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

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茲大造更量放出宮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教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

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將刑為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灾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餼糧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

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
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璧池
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
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泣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
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
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
朽骨于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于蘋藻備物
無闕于芻豢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
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
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

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
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
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
欽護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
亡散之魂復于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
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王起
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
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
念涕泣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
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

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愍褫帶而幽囚非一于是
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轍垂紳出轅箱而歛歔交
睫顧桎梏而汎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懼有國之典恐
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
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顏之
慘悽慚覺滂沱濕袞衣之文彩承顏熿熿滿眼浪浪情
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
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圜扉之下以
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
己而勗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繼未收率

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
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蓋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
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
淚而戎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
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君能制命為義 利物足以和義 易 以義制事 書

仁義為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主 **權**禁民為非

曰義 義以為質 義聲 寵義 魏都賦曰 義聲

義方激而遐驚 東京賦 不私故人 通鑑唐太宗時濮州刺史龐 通壽有罪免

帝五部 刑部 行義

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

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 俱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嘉會合禮 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

禮無違 克岐克嶷 詩 **增**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詩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 詩 禮儀卒度 詩 率履不越 詩

動如節度 漢光武 以身率禮 漢明帝 屈節下士 唐太宗

見輒下拜 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 臨軒送之

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相繼為相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

容 唐高宗 遠索冠帶 通鑑宋太祖嘗召實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進帝遠索冠帶而後召入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 明太祖

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對羣臣必正衣冠 明太祖

帝孝一

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論語

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

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帝 行禮帝孝

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萋蒲出庖廚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禮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

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

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

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

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

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

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末猶

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

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

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

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

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

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

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

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

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

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

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

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
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
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
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
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
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冊初
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旣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
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
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
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
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曾
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
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
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
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
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

初仕後周爲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髫髻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

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獻歛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燕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

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
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
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又曰
唐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
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
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
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威駐
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
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

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
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又曰貞
觀二十三年高宗為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
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
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又曰唐文宗孝義
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
居大內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
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
饈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
脩令郡縣有為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

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而閱之有頃歔歔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位尊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扃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

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歔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繫鞵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增底豫

解憂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萬

國歡

終身慕

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進

藥先嘗

選馬親試

嘗藥漢文帝事詳帝孝二 唐書

帝王部

綱鑑類目卷五十一

帝孝

三

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扶明皇必欲終禮

不忍為樂上晉武帝事下唐高宗事送殯跣行侍疾

髮變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納履入闕掖輦至宮

元龜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即駕之德壽宮帝服

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轎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

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元日朝會慶殿孟月謁景靈宮

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

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會慶殿宋神宗作十一殿于景靈宮月先朝御容皆

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周文侍膳之典漢高獻壽

之儀唐李輔國表置酒未央宮上壽會慶殿通鑑唐太宗奉太

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歲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書永言孝思詩永錫爾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類爾恭奉遺業夙夜敬止詩曰惟余小子夙夜敬止昧爽定省

至孝惻隱仁孝能德舜大孝禹致孝孝友

聞于四方仁孝聞于天下不足解憂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

憂不忍言政履大舜之孝建武王之政兼先

聖之孝如家人之禮五日一朝三年不言一不

帝王部

帝王部

帝孝

三

暇食粥

悲不能寐真覺悲不能寐

仰見椽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

漢明帝詳

為木主不自專

武王完

廩

營洛邑如武王意

烏集庭

蒲扇前

烏瑞臻

甘

露降

至德要道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刑于四海

孝經云德教

經地義

孝經詳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

孝經云德教

乎王

禮曰至孝近乎

君子篤于親

刑于四海

孝經云德教

因親

以教敬

由本以生教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

民

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

而塞乎天地

薄之而

橫乎四海

施諸後世

大孝

孔子曰聖其大孝也

與德

而無朝夕

之期也

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

德

而

海之內宗廟饗

博愛

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

孝經

孝

不儉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增陟降庭止

詩周頌曰念

庭止

言武王之孝思念文

紹庭上下

詩周頌言成王

也

止孝

大學曰為人

達孝

中庸曰武王周

號泣

舜詳帝

天明地察

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

于田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

漢章

問安順色

資

孝弘風

蘇頌宗哀冊

純孝至敬

王縉明

蒼雲出丘陵之

上

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

孝義天然

唐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

元史

色

開霽成以致

焚香夜泣

元英宗詳

終身不違顏色

元史

宗事

太后終

焚香夜泣

元英宗詳

終身不違顏色

元史

帝王

帝王

帝王

帝王

帝王

淵鑑類函卷五十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帝王部十二

儉德
知人

睦親
神智

齊聖
誠信

克明
弘量

儉德一

增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商書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荀況曰足國之道

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韓非子

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天地不能嘗侈嘗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

萬事必有張弛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儉德

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古學景纂
又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
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
所以失其位也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
富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研
鑄金爲鉏埴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
交昆山之玉不至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
本漏費節則民給子華子曰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
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

滿齋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
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聖人之所寶也
揚雄曰逮至聖文躬服節儉緜文不敝革鞮不穿大
廈不居木器無文于是深宮賤瑋瑁而疎珠璣却翡翠
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紛華而不御抑止
絲竹漫衍之樂憎聞鄭衛窈渺之音是以玉衡正而泰
階平也徐幹曰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
書于策斲珠玉之脛而沈于原車有龍首鸞衡不以珊
瑚爲柱馬有乘黃茲白不以珊瑚爲鞭蔡邕獨斷曰
勞讓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饗人徹

帝王部
出監頁約卷五十一
儉德

法金卷四之五十一
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
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
離不貢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
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
貧有餘奢者心嘗貧儉者心嘗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
儉者好恬澹故有保一器終身無墜者有挂一裘十年
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即清靜
之道又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
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

門闔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
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
是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儉德二

增大戴禮曰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又
曰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原墨子曰堯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尸子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瑤臺九
纍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
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樸馬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為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

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
斲斥題不斲言梁柱相斥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
糲梁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
掩形鹿裘禦寒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禮六**
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
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棖榭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
蓋弗翦齊也敝衣絰履不敝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
也温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
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為其自為奉也甚薄其賦役也

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 **韓詩外傳**曰帝舜
甑盆無臚而工不以巧獲罪 **原**論語曰子曰禹吾無
聞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
曰吾栝柱而茅茨為人愛費 **增**書曰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 **原**史記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
不得文繡以示敦樸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

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集上書囊為殿帷王隱晉書曰武帝太始七年三月詔大宮減膳又曰有獻雉頭裘者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敕有異服者依禮致罪增晉書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又詔省郡國御綢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鞞詔以青麻代之下冊府元龜曰晉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

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瀆不許又曰晉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者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原沈約

宋書曰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賜諸將平關中付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又曰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即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焉 **增**冊府元龜曰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又曰隋高祖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為後戒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年有司奏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非為民父母之道也

固請竟不許 **通鑑**曰太宗營玉華宮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永徽六年詔令少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為雕鏤及貨鬻珠寶金銀等物 又曰明皇先天二年敕兩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通鑑綱目**曰明皇開元二年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冊府元龜**曰肅宗乾元二年帝耕籍田先至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又曰肅宗時太

子賓客韓擇木入奏因賀帝節儉帝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又曰德宗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樸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又曰憲宗元和五年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資費甚多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于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簡則不勞人儉則不費財人安財足天

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蒼生幸甚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命毀放鴨亭子先是敬宗于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是日命毀之 又曰文宗命內官諭漢陽公主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又曰文宗時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職爲之卿不須爲也 又曰文宗開成四年夜于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赴宴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

尉竇澣待罪敕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與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衣澣濯者三矣又曰宣宗性儉素先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于地至是帝皆不許又曰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内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于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俊上請太祖笑而賜之通鑑曰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

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竇汝之由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帝笑曰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宋鑑曰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帝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金史曰世宗七年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曰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

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內月墀前謂之示儉草欲使後之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通鑑曰元世祖時回回寺可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元史曰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帝却之時諸王拔都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曰太祖太宗時若如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又曰元仁宗時近侍有言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欲飾以珠璣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

帝嗟歎良久 通紀曰明太祖初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財也 名山藏曰永樂四年回回國進玉盃却之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瓷盃潔素瑩然可念也 又曰明宣宗宮中欲用一木架工匠飾繪金綵輒命易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

儉德三

惡衣 卑服 禹惡衣服 白屋 卑宮 堯白屋禹卑宮俱詳儉德

帝王部 尚書 卷五十一 儉德

二 捐金 抵辟 班固東都賦曰捐 焚裘 留衲 通

日晉武帝時程據獻雉頭裘一領詔曰此裘非常衣服 消費工用命焚之于殿前 南宋高祖微時嘗于新洲 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長 絕

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可以此衣示之 繁禮 反太素 何晏景福殿賦曰絕流遁 帳無文繡 東漢章

屏惡刻鏤 漢文帝憚帳無文繡詳儉德二 太守有刻鏤 屏風為帝張設帝不悅命侍中黃香銘之曰 禁采金

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湯節義在脩身 玉 勿受珍羞 漢書曰景帝後二年詔勸農桑禁采金 受遠國 作臺惜金 營閣惜費 作臺漢文帝事 營

珍羞 葬用瓦器 殿為土階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 德 馬使後人不知其處孝文識始終之義孝景能遵述孝 道遭天下反覆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後周武帝見諸

宮殿華麗者皆毀之為 阜囊帷殿 葛布籠燈 上漢 土階數尺不施櫺楹 青練為帷 上晉武帝事 常

武帝事 青麻代紉 青練為帷 下晉元帝事 佩韋劍 止市雀釵 上漢文帝事 下晉 改用鐵闌

令銷銀器 南齊書曰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闌檻以 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 命碎琥珀枕 不用龍腦

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需 戒使臣殫財 罷伶官冗食 香 上宋武帝事 下唐 戒使臣殫財 罷伶官冗食

通鑑曰唐憲宗四年南方早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賑 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賜 救有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彈財酣 飲遊山詩而已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即位罷伶官冗

食者三 耒耜去文飾 衣裙戒寬大 上唐肅宗事 百餘人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唐肅宗為太子嘗

德二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帝王部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侍膳有羊膾臠上 儉德

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汚漫亦以餅潔之上熟視不
釋肅宗徐舉餅嚼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愛惜下宋
太祖事詳碎寶裝溺器禁繪為假花通鑑曰宋孟

所為如此不亡何待宋真宗祥符元年王親臣庶第
宅飾以五采羅製幡勝繪帛止索燒羊嚴禁鋪翠

十朋疏嚴禁鋪金鋪翠通鑑曰宋高宗紹興中因王
上宋仁宗事詳儉德二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通

裂東 璚瑁不羨賦 綈衣不敝 革鞞不穿長楊

原克儉於家 德儉而度 儉以足用 以儉率下
飭德以儉 儒行清約 用文景之儉 慕古人之風

奉養有節 愛民節財 敦本息華 弗殖貨利

奇怪弗視 珠玉弗服 不持珠玉 木器無文長楊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柱弗藻 地無黝丹 垣

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尚 堯帝大布

禹衣細布 冬日鹿裘堯 夏日葛衣 飲泉水 衣

皮毛 澣濯故衣 衣無文繡 後庭無紈綺 大路

越席 推甲乙帷 補壞屏風魏 牀用直脚宋武

勿送冰紈 聽燒鳳膠 堯乘素車元駒 湯寢黃屋

之駕 不好鮮飾 常乘故車 歸璇臺之珠 歸諸

侯之玉 歸諸侯女 殺熊賜金 還千里馬漢文

儉德

還獻馴象 酒酸不易 食用宿肉 唯設白粥 宮

無嬪嬙之燕 園無般樂之豫 廢池築之官 罷百戲之

樂 **增** 黃金與土同價 通鑑曰南齊高帝性清儉每曰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 焚錦繡珠玉 唐明皇詳 去麗飾 班固東都賦

麗飾曰隋高帝開皇仁壽之 去末反本 張平子東京賦曰人去

末而反本感懷而抱慙 骨角裝帶 冊

元龜曰隋高帝開皇仁壽之 圖匱于豐 防儉于逸 潘岳籍 斲雕為樸 范蔚宗皇

後紀論 植示儉草 元世祖詳 服御質素澹然無欲 元史

仁宗 **增** 詔後周武帝詔曰樹之元首君臨四海本乎宣明教

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疎葛

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

聖人之德而嗜慾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於尊位朕甚

惡焉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

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

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曷朕不逮者哉 又詔曰朕欽

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

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徃者冢臣專任制度有

違正殿別寢事從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

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

儉德

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光雲
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拆毀雕斲之物並賜貧
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詔曰珠
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
所服之服俱非羅綺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
大帛之衣德雖謝于古人儉不忘于曩哲庶羣公觀此
當體朕之不奢 德宗大曆十四年詔曰王者不寶遠
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
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樸素邕州所進金坑誠
為潤國害人放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

豈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
得占 後漢高祖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烏綈
衣哲后之明德至于損上益下惜力愛人冀息煩勞漸
期富庶

表唐郭子儀等表曰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
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陛下纘成盛
業備歷諸艱功存造化澤被毗俗至于服用之飾聲樂
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
恩幸霑內宴竊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為
逼下願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于

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帝焚外國之裘皆仰止
 于有餘匪謙讓于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況聖作物
 觀著自格言上行下效存乎理體陛下以農業未又軍
 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由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
 于此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示中外謂
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為重理道在茲朕志復淳
 源用濟海內振其元化鏡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自崇
 樸素之本無營之樂也聞于四方曳地之衣將比于前
 古日率人而自裁亦採木而銷金為君之難事當乎增
 惕股肱之義務在乎躬遠期于濟沃之勤不在延君
 之譽豈可付以史官宣于中外載備來表殊匪朕懷
增奏後晉戶部尚書王權奏曰臣聞戒奢從儉惟經國
 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陛下開基創業

應天順人顯宗樸素之風克協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
 奉貢九土勤王羅紈則織麗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
 之錦繡雜以珠璣雖外表珍華而事近淫巧伏請特降
 教旨頒下列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可如
 山匪為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救王權素推華族方
 處重官觀四海之貢
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器用枉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
 實且傷于淳素爰陳章疏將召和平宜允敷揚明示誠
 約自今後臣僚貢奉不得務其濫巧衣甲
 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行勿得踰越
增賦唐李程漢文帝罷露臺賦曰偉漢文之君臨惟宮
 室有度以兆庶為心安不忘危豈勞力于累土用過乎
 儉亦軫慮于百金懼乎設怨將以激勸若臺之是修唯
 帝王部

德之不建是故絕役心于制造弘儉德于億萬乃言曰
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寒暑無以受朝聘會
同奚必高居爲明四目遠聽爲達四聰不重建何以就
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却匠人之計全王者之德豈
嗇于財實肥于國雖百工磨至無所作則庶人子來曷
由陳力言之既終人故適從版築之功既絕尋尺之材
勿庸柱礎不施寧轉他山之石棟宇罷構匪斲徂徠之
松若夫氣候爲備順時布化諒惟國之有恒成茲臺之
何暇南至以望太史每升其觀臺仲夏而居有司自設
其高榭亦何用土木特建丹雘勤修誠無用之作非不

朽之謀豈止全十家之中產貽百代之良籌彼晉靈登
臨我則絕彈人之戲宋平興作我則無築者之謳式昭
莫大之見用保無疆之休

增制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
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
矣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
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體圖勉康政道常想漢
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
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于遠所
求者貴于異至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

爽有妨于政無補于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于珠玉珍于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稱朕意焉 開元斷珠玉等制曰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為膏不日盱忘食未明求衣思欲反樸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

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樸是使揚湯止沸涉水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為鋌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以絕浮競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緹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
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
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

睦親一

增詩小雅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鄭康成註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

禮記月令曰命樂師大合飲而罷

鄭康成註曰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于太寢以綴恩也

左傳富辰曰太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

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左

傳曰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親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周禮注曰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肢體之愛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則掌金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

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為王族者盡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罹于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囚而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夫周人之于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記曰王族無宮刑理不翦其類也刑于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其棗盛為王子孫

者蓋亦思染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于甸師是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豈得已哉 書傳曰以賢宗治爵宗以爵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為榮不在益祿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劔盾衛後也寔空無策混迹與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竄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而歎約結棄祿而遊逍遙穎異冲英昂首而志遐舉易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 朱子曰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王

爵亦與賢此法也絃誦禮樂以養心爵貴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兩者親睦之善物也 又曰有道之長惟周為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為顯諸侯哉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綦詳矣而又誦于瞽宗治于東序觀于成均考于王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如哉

睦親二

增詩經大雅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帝王部 尚溫頌卷五十一 睦親

慶載錫之光 漢書曰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
之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為列侯按史淮南厲王反謀覺文帝不忍置
王于法徒之蜀憤志不食死 通鑑曰武帝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肺腑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
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
室擯却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又
曰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
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
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
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 冊府元龜曰漢章帝建初六年東平憲王蒼等上
疏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
侯各十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
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修行邸豫
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
帝上郊

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
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王贊皆勿
名蒼既至升殿及拜天子親答之七年諸王歸國帝特
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
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
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
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焉
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道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珍寶
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宴
四廟子孫于文宣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

公主侍臣于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
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
壽帝曰卿向以燭至故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
山之詩又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
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曰孝文時
南安王楨出為相州刺史帝餞楨于華林都亭詔曰從
祖南安既之藩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憫戀然今者之集
雖曰分歧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孝文送楨于階下
流涕而別後魏孝平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禪建
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沈屈素里

曲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
近遠敘之列位 又曰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御憑雲觀
引見諸王敘家人之禮手詔為宗誠十條以賜之 又
曰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 通
鑑曰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
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
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又曰明皇素友
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
相與同之薛王業嘗疾上親為煮藥火藝上鬚左右驚

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又曰宋太祖
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灸艾光義覺痛帝
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又曰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
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
應宮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
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
使司訓導糾遺失 名山藏曰明成祖賜在京諸王書
曰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今早暮來聚甚愜于心暑
可三日一朝 又曰永樂三年上賜諸王書曰我皇考
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

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踰朝廷不苛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

睦親三

曾敘族尊賢行葦 葛藟 詩大雅行葦篇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

睦九族也詩王風葛藟篇刺幽王不親九族也 敬宗 聚族 禮記大傳曰

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猶子 阿母 冊府元龜曰後

安王範之長子良曰兄弟之子猶子也魏太武帝嘗願樂曰後魏北海王詳獻文之子因其私慶請孝文帝幸

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為 夏禹拜敦敘之言 尚

書垂立愛之訓 冊府元龜序 書載堯典首陳睦族 詩歌

周德實美維城 唐文宗太和二年詔 尊祖之義立愛自親 尚

齒之文由家刑國 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睦親四

原惇敘九族 以親九族 親睦九族 篤厚親戚

愛樂諸弟 以為首命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 宜兄宜弟令德壽愷 戚戚兄弟莫

遠具爾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友于之志通于神明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迎拜于階 奉觴上壽 置

其驛馬傳起居 興席改容與車升殿 君子不施其

親 能庇昭穆之門 薦與女蘿施于松柏 絲絲葛

藟在河之涘 **曾宗子維城** 詩板篇 合族以食 禮大傳

帝王部

增益類編卷五十一

睦親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左傳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

賜几杖不朝冊府元龜曰漢武帝以淮南王安舊廬

宴會又曰漢和帝十五年幸章陵會花萼相輝之樓

通鑑曰唐明皇性友愛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

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

南曰勤政務本成此夜飲後魏孝文事憑雲觀引

見諸王西魏文帝宴皇親于後宮之山亭後唐莊

鵲鵠頌唐書曰明皇時有鵲鵠千數集麟德殿廷詔

許宗室應舉宋神宗熙寧五年詔宗室非祖免者五

王帳通鑑唐明皇素友愛殿中設五帳合本同根明

祖諭諸王曰朝廷潘王合本同根

睦親五

唐詩唐明皇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詩曰代邸青門

右離宮紫陌垂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時綺觀連雞岫

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萼今此茂荆枝萬葉傳餘慶千

年志不移憑軒聊屬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從訓相輝

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

羽卮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歸張說奉和前題詩曰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

鳳成新閣飛龍躍舊泉櫟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

氛埃隔樓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

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尊
滿詢芻諫鼓懸詠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齊聖

增重華協于帝書

克齊聖廣淵書經

成湯

原聖敬日躋

詩

增昔在文武聰明齊聖經書

原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知幽明

知幾其神乎 見幾而作 樂天知命 窮神知化

神而明之能研諸侯之慮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物

與時偕行 隨時之義 極深而研幾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變而通之以盡利易 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詩

增固天縱之將聖

原性與天道論語

窮萬物

之始終家語

睿作聖書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老子

聖人無心與眾同欲

神代潛通左傳

神叡通知戴

秉二帝莊子

得天下之意琴操

明莫若聖孟子

聖而

預知列仙傳

聖德元達桓子

聖德炳著東觀漢記

克明一

增冊府元龜曰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

孰能與于此哉三代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

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

帝王部

尚書卷五十一

齊聖克明

三

達乎情偽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
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
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徑克貞王
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
罔伏垂之綿緇良可述也 又曰王者鍾五行之秀膺
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
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由是下情靡不上通讒說無以
自進舍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
以保乎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邇
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冥合于惟幾刑賞不濫而政化以

清垂之冊府斯為美矣

克明二

禮漢書曰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紀曰太祖以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羌
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求請欲因以自利興至遣校尉范陵
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
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為魏相
國時欲遣鍾會代蜀西曹屬邵悌曰今遣鍾會率十餘
萬人伐蜀愚謂會單身難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

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衆人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余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何所能一辦耶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復憂此及蜀降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梯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乎及至長安會果反隨死咸如所策又曰後魏太武時羣臣請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

險屈匄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通鑑曰唐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言爲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采爾爲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又曰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

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
域者也 通鑑曰開元元年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
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
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
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又
曰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不從晉王
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都長安耳晉王
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
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
不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

下民力殫矣 又曰太宗時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
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
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
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
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克明三

原元首明哉

欽明文思

並尚書

重明麗正

易

清明

在躬

禮

惟明克允

明四目達四聰

並尚書

明德遠

矣

察其明德

並左傳

予懷明德

詩

明德劭令

其

德克明

詩

明以察微

史記

仁明謙恕

溫慈惠和

並東

帝王部

崇監類函卷五十一

克明

天

觀記 孝章 德協於下惟明后 竄聰明作元后並尚書 聰

明神武潘岳西征賦漢高 聰明敏達東觀孝安帝 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詩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詩 明于天道易

與日月並明禮 用日月之時後漢 繼天而象日帝王世紀

宜照天下易 明鏡于三光曹植 照臨下土詩 民

之情偽盡知之矣左傳 微顯闡幽易 蠲其大德左傳

而難任人 明命在天 類族辨物易 簡練臣丁武

斷簡功能魏書 侯帝不容漢明帝 以聰察下漢順帝

文武鑒斷晉陽秋 斬告蕭何者楚漢春秋 促理蔣濟出

詳神智篇 增燭幽西都賦曰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觀良窳 察誠偽何晏

景賦福 明照四方易離 文理密察 輝烈光燭東都賦曰

德寓天覆 顯仁翼明魏都賦 天臨海鏡顏延年曲水詩言人君以

鏡之照海也如天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書 觀火予曰

若觀火言視民 明哲實作則書 智臨大君之宜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與日月合其明並易 能用忠

謀不惑羣議唐憲宗 聰察彊記唐宣宗 明勿至察明成祖

皇太子文 知人一

增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

稷為司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

帝王部 增監頌卷五十一 知人

理益掌山澤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史記曰漢高祖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通鑑曰漢周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謂可屬大事高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欲危劉氏勃平等誅之 又曰文帝末周亞夫爲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即位亞夫爲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擊吳楚平之 又曰漢武帝謂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汲黯近之矣 又曰漢武帝年老鈞弋趙婕妤好有男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帝乃使黃門畫

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後漢書曰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誦事更始帝深疑之帝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害之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知人善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為名將其

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魏書曰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冊府元龜曰晉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為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

齊桓忘管仲之僭奪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 北魏書曰太武能知人收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為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車駕獵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筆表至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言可為社稷之臣 北周書曰宇文惻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惻與外境交通懷二心者太祖怒曰惻為

我安邊吾知其無二志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 冊
府元龜曰隋高祖時蘇威為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
頴參掌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
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
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
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
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
楊素才辨無雙至令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又謂羣臣曰世人
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

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通鑑
曰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
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謝太宗
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波斷事理求之古
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
俊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
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
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
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
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嘗據經史自當不負于物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于朋友能自
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
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事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少長
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
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冊府元龜曰契苾何力為蔥山道副總管母在涼府何
力歸省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
之于是眾兵執何力至延陀致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
而坐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可汗怒欲殺之為其妻
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

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
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
何如遽遣使入延陀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又曰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
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
存忠鯁或貌類魁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讐而怯于
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迹雜埃滓而實懷清
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
心迹睽謬安可勝紀夫蒼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月運
行算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

唐書曰隰城尉房元齡初謁太宗于軍門太宗一見如
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 又曰李藩為徐州從事
時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
德宗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
釋然除秘書郎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通鑑曰唐
憲宗時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絳惡其為人
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
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 又曰宋太祖仕周時永興
節度使劉詞薦其幕僚趙普有才可會滁州平范質
因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

帝王部

通鑑類函卷五十一

知人

三

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凌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汝意用之
又曰真宗時王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又曰元世祖為太弟時召見姚樞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又曰世祖謂太子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眾德操自異

知人二

原舉韓信於行陳 取陳平於亡命 卜式援于芻牧

日碑出於降虜

漢書

寶誼烈士

餘慶貧家

元鼎

曰唐高祖時美寶誼為右武侯大將軍拒宋金剛于介厚賜其家寶誼後果謀背賊事泄遇害烈士必不生降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家類寒素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地宣賜皆厚遺金帛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誠其使曰餘慶貧家不得妄有求取
德宗幸梁州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日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又曰德宗時李希烈遣間諜詐為潭城書與希烈通城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馬一疋并鞍轡綵二百疋
識李廣數奇 知寇恂可
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為李廣軍與大將軍衛青俱不得所欲後果以失道自殺
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河內帝以為不然而有頃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
帝王

知人

知人

知人

也

二八舉而四門穆 十亂用而天下安

知人三

原知人則哲 明哲作則 經書 擇子莫若父 擇臣莫若君

君 左傳 殷湯聘伊尹 文王拔呂尚 拔于禁於行陳

荀公達人之師表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汝狀有

反相 漢書高祖 天子以為國器 冊府元龜曰漢武

史大夫為人多 汲黯社稷之臣 詳知 非俗吏 又

漢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 湯上寬所為 倪寬為奏

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上寬所為 上誠知人 又

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漢武帝時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詔徵褚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

聞兒寬為之 褚大笑及與寬議封禪 奉孝能知孤意

于上前 褚大不能及 歎曰 上誠知人 疾風

孝能知孤意 又曰 唐太宗貞觀九年 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勁草 又曰 武德六年 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 而未定我

不為兄弟 所容實有功 高祖不賞之 懼斯人也 不可利

誘知勁草 板 世南五絕 又曰 太宗解虞世南有五絕

蕩識誠臣 頗牧近在禁庭 又曰 宣宗時 忠貞博學 四文

書翰 頗牧近在禁庭 又曰 宣宗時 忠貞博學 四文

庭事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宣宗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李行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殿之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暮為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帝王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附錄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附錄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附錄 具陳方略 上曰 不意卿而難其人 與翰林畢誠 論邊

又曰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帝傳諭
賢于夢卜又曰
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時以文彥博高弼同平章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
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之語相人廉孟子又曰元世祖為
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
憲希憲方請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
子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
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
善之因目為廉孟子

知人四

增頌宋石介慶曆聖德頌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
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攬賢英手鋤姦
枿大聲泐泐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蠲
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然言曰予

父子初付子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
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
者學聞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
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闈為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
于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士
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子
無有私謁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
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

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
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
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實黃髮事予
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今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
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楔其人渾樸
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
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礪礪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
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
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
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

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
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
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
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
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
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
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
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
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亟諸侯
危慄墮馬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

職四夷走馬墜燈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
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
願陛下壽萬千年

神智一

原漢高帝紀曰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還過趙趙相
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
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薛瑩漢
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
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
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

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埽除羣凶清
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
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
豈文吏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魏志曰民有
誣告蔣濟為謀叛主帥者太祖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
出之 **續**魏書曰太祖自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
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
自作兵書十餘篇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
為節度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閒

如不欲戰及至凌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 又
曰太祖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觀者前
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紀曰明帝性强識雖左右小臣
官簿性行名迹所覆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
忘 後魏書曰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
措其姦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
臨朝處分割沒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裴
耀卿等賀明皇平突契丹表曰陛下睿謀先定神算非
常觀變于未萌取豫于無象 通鑑曰周世宗應機凌

策出人意表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摘伏聰察如
神 名山藏曰明太祖閱兵三山平章邵榮與參政趙
繼祖欲為變有疾風吹旗觸帝衣遂易服從間返 又
曰太祖歸功諸臣徐達等奏曰臣等起猷畝從陛下每
奉成算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末天錫陛下神智非臣
等力也

神智二

增神以知來 **原**智以藏往 **增**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 **窮**神知化 **極**深研幾

原智周萬物 **知**微知彰 **知**人則哲 **能**哲

帝王部 崇盛類函卷五十一 神智

而惠

聰以知遠

史記五帝本紀

其智如神

唐堯

懷神珠

書

靈準聽注曰懷神珠言聖智也

智落天地

莊子

欲宿心動

漢高帝

坐

高

坐

坐

知千里

光武

增探幽洞深

神鑒靈察

俱曹植魏德論

智韜

初生即

初生即

初生即

初生即

機深

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英圖冠世

妙算窮神

同上

初生即

初生即

初生即

能匍匐

遼太祖

知未然事

遼太祖

知未然事

知未然事

知未然事

知未然事

知未然事

誠信一

增易曰中孚豚魚吉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左傳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蓋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又曰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

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

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

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施

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又曰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

帝十部

尚書卷五十一

誠信

三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故効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黑白然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

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韓詩外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利動而不憤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

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呂子曰春之德風
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
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
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
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況于人事乎 桓子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
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
也 魏徵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
未盡誠信故也 陸贄奏議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

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
之行故在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
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又曰聖
人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
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一其至誠
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于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
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
役知彌精失道彌遠故以虛懷待人人自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 司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
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以古

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
善為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
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晉孝公不費徒
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
其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張方平奏略曰帝王接物
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說者曰鹿得苹則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于中此言文
王以至誠接于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于懇誠者也
夫人君能以至誠接其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竭力以報
其上者未有也 胡安國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

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繁而約劑亂
然後有交質子

誠信二

漢書曰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
漢王與語大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
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
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
之愈益幸平 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上為蕭
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勒
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帝王部

綱鑑類函卷五十一

誠信

四

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光武紀**曰帝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 後漢書曰光武親征赤眉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 又曰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既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章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不和率所領降魏帝以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

以達領新城太守與將軍夏侯尚徐晃共襲封帝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北魏紀曰孝文帝每自言凡爲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推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弟兄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開皇九年命晉王伐陳以高顛爲元帥長史軍還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賁等前後短顛于帝帝怒之因謂顛曰孤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又曰唐太宗自髻鬣多大志隋大業末左親衛竇軌弟
琮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
方搜羅英傑陸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又曰太
宗即位引諸衛驍兵銳將等習射于顯德殿朝臣多諫
曰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
正恐禍出不意帝曰我以天下為家率土之內盡為臣
子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唐書曰尉遲敬德仕劉武周
為大將太宗為秦王時來降從太宗擊王世充于東都
既而武周降將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
走乃禁于軍中請殺之太宗曰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

在尋相之後命釋之引入行宮賜以金寶謂之曰丈夫
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
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
情也因從獵于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
雄信直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信中之翼
太宗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戰數合其眾大潰擒偽
將陳知略等帝謂敬德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
篋 通鑑曰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問佞臣
為誰對曰陛下與臣言或陽怒而試之彼執理不屈者
直臣也畏厥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

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竊恥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為帳前銀鎗衆心大服 又曰同光元年莊宗入維宴于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勁敵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戴思遠伏階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

後周書曰南唐遣使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要害為子孫計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 通鑑曰宋太宗時楊業將兵伐遼諸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又曰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

浮言搖奪魏公張浚又曰明太祖初方谷珍遣使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厚賜遣之名山藏曰太祖初為大元帥破元將兆先降其眾三萬六千人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寢戈大元帥解印斲寢三萬六千人皆安

誠信三

曾使荀勗陪乘

命陳平護軍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為魏相國時荀勗為從事

中郎鍾會謀反主簿郭奕等以勗是會從甥勸帝斥出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下漢高帝事詳見誠信假安東之節絕望南之心又曰晉元帝時王子族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賜朝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向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減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又曰庾季才梁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周太祖一見深加優禮賜田宅有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南之心宜盡誠事我義深同體理在坦懷唐文宗詔虛其心而待物一其志以使能出冊府元龜序坦然不疑曠然獨運同上虞書有臣鄰之言周雅載䟽附之義出冊府元龜

誠信四

帝王部

游錄卷五十一

誠信

見

原所助者信易 其言可信史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書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詩 信及豚魚易 惇信明

義書 履信居仁漢世 日月之信陳思 疾行不輟

呂氏 夢以許之賈誼 增信及翔泳顏延年 非青

蠅所問隋高 度公猶鏡隋高祖 推表大信 實

人心服唐文 劉侯無恙冊府元龜 曰梁劉玘為晉州

與唐上黨太原之師交關境上及莊宗復收汴州玘來

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憂爾雅 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唐

無所疑問又曰太宗破秦王仁果兄弟與宗羅喉將之與

之射獵無所疑問 四海一家又曰太宗日引數百人教射殿

弘量一

冊府元龜曰高明博厚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寬仁豁

達帝王之所以為量也中古以還典冊斯略暨炎漢而

下肇起潛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倜儻無撓放蕩不羈

蓄非常之謀淵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焉興歎駕馭豪

傑恢廓靈符不凝滯于居處不耽悅于玩好開視向背

之際鎮靜危懼之時故令反側子自安觀聽者効順巍

乎英傑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念

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愠至于屈法恕物推
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史記曰高祖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咸陽
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東觀漢記曰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
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
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漢書曰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
于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于蕩
不治行業初為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
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
諶頓首無二心太祖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呂布破
生得諶眾為諶懼太祖曰夫人孝于親矣豈不忠于君
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

程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爲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以白太祖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功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太祖知其必去重賞賜羽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爲主勿追也 晉書曰晉景帝沈毅多大略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

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寢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冊府元龜曰晉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常與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桓溫密敕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皆驚馳溫佯爲駭異而晞大震驚急求下車帝舉止自

若音顏不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自髭鬣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為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即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又曰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滕文自云當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滕文何預于物若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滕何為乃釋之 通鑑曰唐太宗貞觀四年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小國勝之不武況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又

曰太宗時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于皇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答曰五嶽凌霄四海巨地納汙穢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于明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咸亨二年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于安干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請誅之帝謂郝處俊曰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事若虛聞之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五代史曰唐莊宗初

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
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
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來降帝出箭
以示思鐸伏地待罪慰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
使加簡較太保 通鑑曰宋太祖頗微行或諫曰陛下
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
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
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
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
命者自為之不汝禁也 又曰元仁宗初在東宮邦寧

知二寶奴等畏帝英明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
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
宗不悅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
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名山藏曰明成祖即位得建文
時奏章千餘通使解縉等閱其于犯者悉燔之

弘量二

闊達大節

陸績太元經序

恢廓大度

東觀漢記

寬大長者

史記

高祖

意豁如也

漢書高祖紀

開心見誠

東觀漢記

弘裕有餘

山表

松後漢書

君人之量

魏氏春秋

瑾瑜匿瑕

國君

含垢

左氏傳

帝工部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

魏書

荆伯不從犧牛以事

越絕書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漢書文帝張武受賂金錢賜之史記文帝

尉佗稱帝報之以德史記文帝隗囂上書報以殊禮東觀漢記

漢記匈奴背約不發兵深入史記文帝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風俗通燒吏民謗言東觀漢記焚許下人書魏志

反支受奏後漢書明帝增容保無疆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法江海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以其廣為天下谿

谷又曰為天下谿兼容並包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帝王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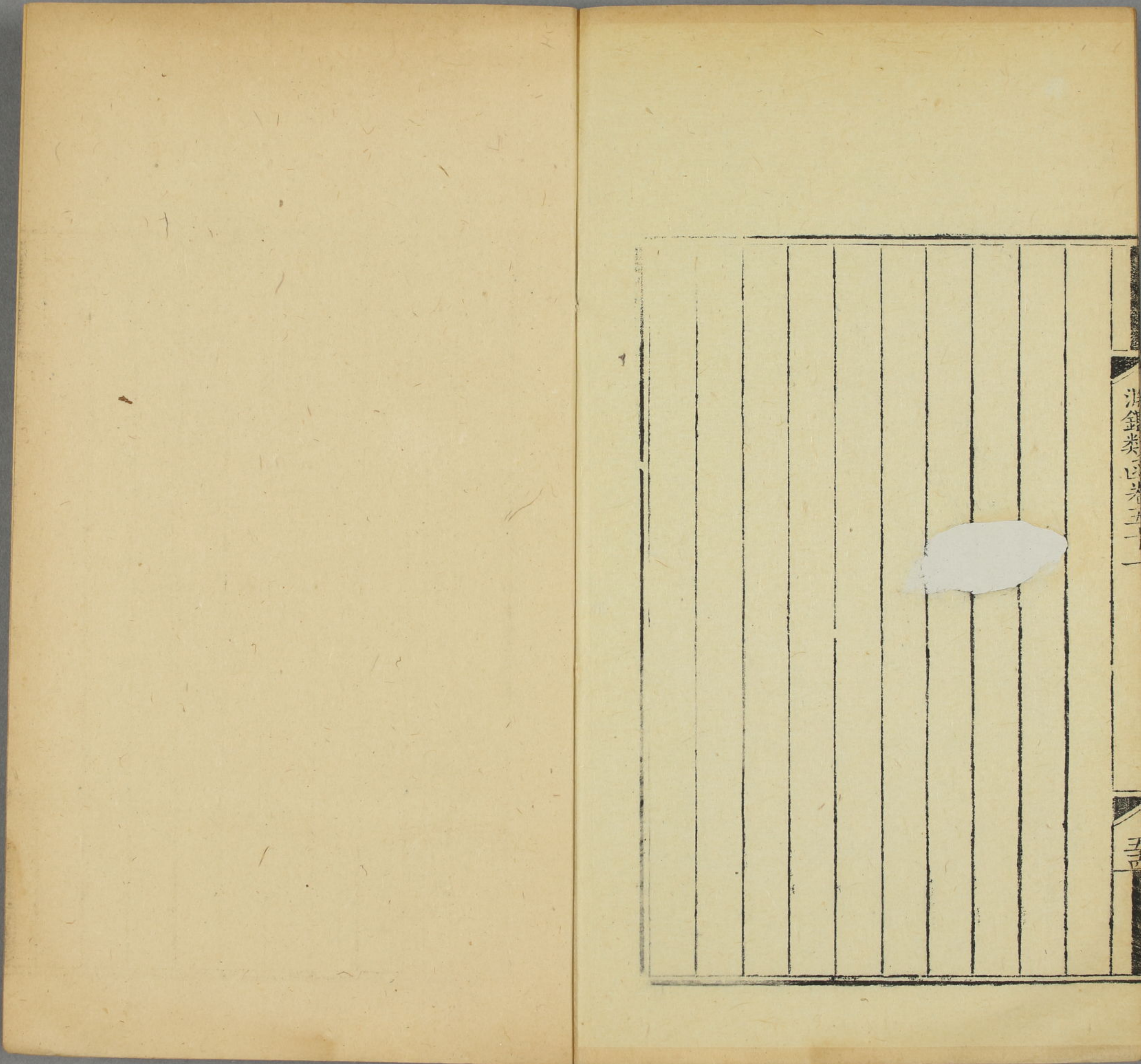
真漢光武詳沈毅多大略晉景帝詳深沈有度量

通鑑晉雅有局鎮性續晉陽秋曰簡文帝豁達類漢

高通鑑唐素有大志通鑑曰宋太祖初即位母杜太后

然矣宗詳弘有天命者自為之宋太祖詳曆數自有天命元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清錢類卷二十一

五

